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吳炳文

翠渠摘稿卷五

明 周瑛 撰

說

子大樸名說

成化乙酉冬予長子生明年夏予京邸得家報乃制名以歸考記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然則吾名子何以乎夫天地生育之德始於春春

生木為盛子家子姓此其始也故制名從木凡木皆可名而樸天地之淳也蓋天地樸則氣化淳萬物樸則生意全君子樸則實學充樸之時義大矣哉人其炎炎而我凉凉人其役役而我逸逸人其訏訏而我默默抱虛守素學道之冲反本還原復性之根褬光晦章守吾之真如是則善於為樸矣人而能樸則懿美中積神明内腴而道德光矣予悲世之人去樸而漓也是以學愈工而道不如古大樸其務反之哉毋徇于俗毋逐于人毋

自喪其淳以傷而真

予大櫟名説

予長子大樸死人曰樸材故天因名次子曰大櫟櫟莊生所謂散木也匠石氏所不顧者也其為木也圜不中規方不中矩以為舟則沉以為棺與槨則速腐以為器物與門戶則速毀且液樠焉舉櫟所有皆無所用之然櫟雖無所用而衆木欲與絜長短較大小則去櫟遠矣蓋櫟根盤踞于地數十步其枝柯出山十仞始有枝其

葉蔽翳蘩敷廣數畒遇風雨處其下如重屋然是櫟不亦大乎此無他衆木材斧斤集之矣櫟不材是以得免於侵伐其大如此也夫材而不壽與不材而壽吾固有以擇夫壽不壽之間矣櫟乎櫟乎聳壑昂霄風雨不揺吾將於是乎逍遥

五行類徵説

天順庚辰正月一日天溥霧日色微黄有霰霏霏而下堂塗檐瓦不受而苑内諸樹皆白未幾人告忠國公石

亨反狀上收其從子定遠侯彪斬之繼而亨亦下錦衣衛獄死

其說曰此木青也木屬少陽貴臣之象三陽之月萬物皆暖矣木性反寒而陰脅之故霰下堂塗檐瓦不受而苑樹白此貴臣蒙顯戮之象也當時貴顯莫如亨與彪而取禍之道亦莫甚於亨與彪是以當之

天順已卯徽天下白牛畜之內苑牛壯甚庚辰令牛與虎鬬牛不能勝虎又擇健馬與鬬馬為虎所斃時太監

曹吉祥用事其從子欽典兵橫甚明年辛巳秋七月欽反夜三鼓舉兵犯闕賴先覺內外官軍効順曹氏父子皆戮死

其説曰易坤為牛震為馬坤老陰宦者之象也震少陽貴臣之象也虎山君也百獸望之而震駭焉者今敢與虎鬬我使之也牛不能勝虎馬為虎所斃此君能制臣曹氏父子敗戮之象也牛色白白屬金此兵戈之象也凡五行動皆逢其生旺金生在巳旺在秋

故已年七月而反狀舉

天地說

天地何始曰自太極生陰陽始陽動而陰靜陽清而陰濁其動而清者日旋于外積一萬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月星辰備矣其靜而濁者日聚于内積一萬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嶽河海備矣以地言之地形中窿而四窪中窿為山四窪為海山與海皆地上物也中庸曰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孔氏之説

為可據或謂天包水水承地其説非也其不墜者莊子謂大氣舉之也時有震者漢志謂陰有餘也衆水赴海而海不溢者朱子謂水流東極氣盡而散也以天言之天體至大籠罩無外地處其中不過一塊土耳要之上下四旁當有空處談天者謂樹八尺之臬以勾股法求之上下相去各八萬里計天體圜東西相去亦當如是據此則日月升降各行其空處非轉激于水而出之也其盈虛薄蝕亦當於其空處相迎合衡射非隔地與水

而為是也令夫人在地上仰視不過五百里平視不過千里故見日月如在水中出耳夫天象大者為日月其次為星辰日為太陽其明無不照月為太陰不能自明借日而明月明有上下弦以去日遠近而分之也十五夜謂之望者日西月東兩相對望耳月中有黑影此其本質也蓋月本黑質其明者日鑠之也日鑠不透故其中黑影猶存古今人以為蟾精兎魄桂樹山河影及稱嫦娥竊藥奔月者皆妄也星為少陽辰為少陰天無星處為辰

凡三垣二十八宿皆附著天體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則浮天而行張子謂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隨天左旋以為右旋歷家為省算法故即退數言之也天河此水精也非水也唐史謂河漢海精五月一陰生而漸見十一月一陽生而遂收此說可據列子謂天漢之流注于歸墟以入地底安也人見天門開此天裂也漢志謂天裂者陽不足也昔人以數求天地毫髮不爽至於論天地形象多出臆度故予特據理而推其說

是非必有能辨之者

玄牝説

丹家屢説玄牝張隨作圖謂左玄右牝是指兩腎而言俞琰作賦謂上玄下牝是指心腎而言張平叔著金丹四百字又謂身中一竅名曰玄牝此竅非心非腎非口鼻非脾胃非穀道非膀胱非丹田非泥丸乃神炁之根虛無之谷在身而求不可求於他是又不肯明白説破令人猜度不得按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玄牝

指谷神而言谷神何物乃臍腎之間呼吸之氣也蓋山四圍而中虛曰谷人身四圍而中虛亦若谷然前雖對臍而不著於臍後雖對腎而不著於腎其中虛處一炁存焉其呼而上也自此而起其吸而下也至此而止持其呼吸而煉之則丹由此而造此所以謂之玄牝也玄以丹言牝以母言此乃丹之母也張隨俞琰不知谷神為玄牝乃妄以左右腎及以心與腎當之又以玄牝二字分為兩物誤矣老子又曰玄牝之門乃天地根門

者言玄牝一闔一闢之謂也天地根者言天地由此而生也綿綿若存言不死也用之不勤乃其所以不死也

自警說

行猶形也名猶影也影以形成名以行立汚其行欲潔其名猶𢌿其躬欲直其影是惑也

情猶水也義猶防也水非防則泛情非義則溢以義約情猶以防止水固斯可矣

出言重則人重視之矣重吾言是重吾也出言易則人

易視之矣易吾言是易吾也吾輕重係乎言可不慎乎

血氣猶火也不戢有自焚之禍言語猶兵也不慎有自戕之禍於血氣而戢於言語而慎禍其免矣

慾生於心遂於氣慾生於心遂於氣方其生也其機甚微及其遂也其勢甚猛故禁止於方生之初易救制於既遂之後難

久於貧賤者則澹於嗜慾久於憂患者則熟於事機嗜慾澹可以養德事幾熟可以處世然則貧賤不為害於

人憂患為有益於智乎

毁我我之仇然有益之道焉譽我我之儔然有損之道焉蓋常情見譽則喜喜則自足自足則止損孰甚焉常情見毁則戚戚則自勉自勉則進益孰甚焉

水不静則不能鑑物心不静則不能燭理蓋静則虚虚則明動則撓撓則暗是静虚其義理之窟乎動撓其義理之障乎

養心當以寛急則病立志當以猛弱則隳故漬物於水

久而浹洽此養心之喻也渡河焚舟有死無二此立志之喻也

以心治身猶以身治人也心與身一體也一不知檢則目或妄視耳或妄聽手足而或妄動人與已彼此也告之而未盡其誠使之而不由其道則怒且詬是惑也

命有窮通故事有逆順或得人之薦我非人薦我也吾命之通假人以薦我耳或遇人之擠我非人擠我也吾命之窮假人以擠我耳故恩無不報而怨有不仇此有

德者之事也
處人之道不過於處己見之處國之道不過於處家見之故推諸身而人道得推諸家而治道成
得失在我是非在彼我得矣而彼以為非於我何損我失矣而彼以為是於我何益得失求諸我是非置諸彼此為己之學也

雜說

張子謂達天德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所謂天

德者是理得於心純粹至善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獨知之地不能致謹則人欲間之矣何可以語王道王道是治道之至純者也由天德而出者也

程子謂玩物喪志蓋玩有耽之之意耽而忘反則志為物所奪矣書史翰墨皆然

周家治天下其本專在二南周官則其紀綱法度之施蓋二南之化以閨門為本文王意誠心正而身修故后妃化后妃意誠心正而身修故媵妾化媵妾既化公子

公孫公族皆化桃夭以下國人化之矣漢廣以下則天下化之矣周南亦然二詩皆詳於婦人者以化行必自婦人始自古天下國家喪亂皆由婦人故周公采詩詳於此者所以致戒也由是觀之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信然不然則王莽篡漢宇文造周亦皆行周官法度矣何補治道哉

凡治道以閨門為本閨門之行以勤儉不妬忌為本觀諸二南可見矣文王為西伯太姒為夫人亦何求不得

何欲不遂太姒方且為絺為綌害澣害否勤儉何如之夫人勤儉如此則媵妾而下孰有不從化者乎媵妾既化於勤儉則君王豈有横取於民以充後宫之費者乎不横取於民則生民何自而窮乎盜賊何自而發乎社稷何自而危乎若夫不妬忌則又女德之盛者也后夫人不妬忌則衆妾皆得以進御於君子矣衆妾進御於君子則閨門之中讒隙不生讒隙不生則嗣續繁昌嗣續繁昌則國本堅固故周家八百年天下而諸姬相為

藩屏不易摧折者實自后妃不妬忌中來也

作字說

凡書以意為主而氣輔之神化之　筆磨墨黙

凡種種諸俗態皆不入於思惟此命于

風雨　若行兵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旁不見人沛

若有所歸此挾于氣者也出乎人機入乎天

機半由　及得意處聖智不能自知此會于

神者也命于　則精挾于氣則壯會于神則妙意也者

由學而得之也氣也者由養而得之也神也者由習忘而得之也弗學弗精弗養弗壯弗習忘弗能以為妙故書之至者意也氣也神也皆合而為一者也

潮汐說

潮汐何自曰氣主之也氣主云何曰天包地外地處天中一元之氣升降不息方其氣之伸也萬竅皆盈而潮以長及其氣之縮也萬竅皆虛而潮以消是故晝夜之間潮凡兩至氣一伸而一縮也朔望之後潮凡兩大氣

一盈而一虛也伸縮盈虛氣有定數消息大小潮有定期潮應夫氣者也今夫人一呼一吸而腹厭隨之蓋有數焉不可妄有所增損也有所增損則災疢作矣潮汐之說何以異此或讓予曰如子所言則所謂歸墟以受水沃焦以涸水尾閭以泄水神鰌出入穴以進退夫水其說皆非與曰非也吾所說者主夫氣也他為說非吾所知也

賽蘭說

嶺南有草曰賽蘭其狀不蘭類而香過之近有移入閩中者予客臨漳館于陳以舟氏一日與以舟啣盃有香入牕戸撲簾幌徘徊几案間如沉檀火爇而風揚之也予訝之以舟曰此所謂賽蘭也予起視賽蘭而不得以舟指以示蓋其樹如梔子其枝有節如牛膝其花附枝如聚粟予以其貌之凡而怪其香之異退而嘆曰夫蘭稱於易著於禮載於左氏盛言於楚騷古今論草木之香者必歸於蘭而天下之人莫不知有蘭也今此草稱

賽蘭曾不得一登名於譜牒托根於臺榭而使騷人墨客得以發揚其光采予傷之方擬作孤芳操以弔賽蘭或解之曰賽蘭人知之其香自若也人不知其香亦自若也庸何傷或又解之賽蘭善於為香而不善於為人之知此所以為賽蘭也予以客言大發予衷作賽蘭說

內象說

人喉中有食氣二類氣類在前食類在後氣類剛乃氣所出入食類柔乃食所自入氣類下屬肺肺下屬心與

肝心在肺下肝上居中肝在心下偏左膽附于肝肺心肝皆懸掛于胸中食類下屬胃胃在膈下脾横絡于胃胃下屬小腸小腸屬大腸大腸盡處為穀口大腸小腸皆盤曲左旋腰兩旁為腎腎貼脊骨而生皆有膧肉包裹左為腎堂主氣右為命門主精及相火對脊為臍臍為命蔕小腹為膀胱膀胱只有一系下屬陽管後自脊膂而下前自臍腹而下筋脉聯絡至陰骨盡處實生陽物其中有竅一屬膀胱以泄小水一屬脊骨下尖名尾

閭泄精又有氣管數條似筋非筋似肉非肉其色黃其中虛有一大者貼脊骨如弦下屬尾閭上屬於腦疑督脈路也又有數小管通肺通肝通心以及腰股腰臍諸處疑任脈路也人飲食由食顙入胃腑摩化之其清氣上騰若走心酸走肝辛走肺甘走脾鹹走腎以滋養五臟其濁者入小腸化為糨下至闌門分為二路糞由大腸正中而下由穀口而出小水循大腸膀膜旁出澹滲入膀胱由腸管而出氣生於左腎循氣管上下通貫百

脉以會于臍注于氣海精生於右腎隨氣而行流布於四體以會歸于肝注于腦海又兩足心為湧泉穴發水火二氣上通於腎此其大凡也

內外象通說

昔人謂身是兩片合成此分陰陽言之也葢後一片自足腿而上由背及腦至于上唇屬陽前一片自小腹而上至于下唇屬陰其中包藏五臟六腑曰肺曰心曰肝曰脾曰腎是為五臟曰大腸曰小腸曰膽曰胃曰膀胱

曰三焦是為六腑肺臟以大腸為腑心臟以小腸為腑肝臟以膽為腑脾臟以胃為腑腎臟以膀胱為腑三焦無正臟屬腎原氣之別為外腑或曰人有六臟六腑蓋腎有一臟三焦其腑也經謂臟地氣所生故藏而不瀉腑天氣所生故瀉而不藏又謂二者或同位而相輔或異位而相感其次第皆自上而下人咽喉有二管在前而剛者為氣管在後而柔者為食管氣管為肺系肺臟屬金其色白其府大腸與肺異位亦稟金氣而色白肺

凡六藥中有竅竅主藏䰟與行氣心與肝為系皆屬于肺心居上中肝居下左心臟屬火其色赤其府小腸與心異位亦稟火氣而色赤心圖外竅中主藏神心外有包主相火血經于心而化故色赤人聰明由心竅故上智有七竅三毛中智五竅二毛下智三竅一毛常人二竅無毛愚者竅小其甚者無竅肝臟屬木其色青其府膽與肝同位亦稟才氣而色青肝凡七藥是為血海主藏魂經謂胆為清淨府内無所受只盛精汁三合而已

人身中有鬲以分上下肺心肝膽皆在鬲上其狀纍纍如懸鍾然食管為胃系其系長通于鬲下胃為脾府脾與胃同位脾土色黄胃禀土氣其色亦黄胃盤曲鬲下脾如蓋横絡于胃主藏意與智及主裹血以温五臓助胃化水穀氣以為榮衛胃下有小腸小腸下有大腸皆左廻疊積凡九曲經謂小腸為盛受府其上口與胃相接號幽門受胃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經謂大腸為傳送府其上口與小腸相接號闌門主分水穀大腸下

屬廣腸號䰟門蓋肺氣所出也又號肛門又號穀口乃不潔所出也腎臟屬水其色黑其府膀胱與腎異位亦稟水氣而色黑腎有二在左右脇下貼脊骨兩旁左為腎堂主氣屬水右為命門主藏精與志助心以行相火命門之精與腎堂之氣兩相橐籥乃人生身所自丹家指為玄牝乃結丹所自經謂膀胱為津液府有脂膜一路循大腸而上接于闌門穀化為糞由大腸正中而下水化為溲循脂膜旁出滲入膀胱蓋膀胱有出口無入

口水澹滲而入其出口屬陰器中由此順泄而去三焦為腎外府主持諸氣當于水穀往來之路上焦當胃上管主內而不出中焦當位中管主腐熟水穀下焦當膀胱上口（按膀胱無上口此云爾者即闌門是也）主分別清濁人腎氣通耳肝氣通目肺氣通鼻脾氣通口心氣通舌故腎氣和則耳聰肝氣和則目明肺氣和則鼻聞臭脾與心氣和則口舌知味人有九竅耳竅二目竅二鼻竅二口竅一此七陽竅也陽竅者所以通陰氣而上之也陰器竅一肛

門竅一此二陰竅也陰竅者所以通陽氣而下之也復有尾閭一竅不在九竅之列其竅與陰器同出所以泄精人身中有氣管似肉非肉似筋非筋色黄内虚是爲氣路其總管貼脊如弦下自尾閭上入於腦又分爲小管入于耳于目于鼻于口中内通于肺于心于肝外通于手于足人血周流於一身而藏於肝其行也心主之人氣充布於四體而聚於氣海其生也腎主之人髓在骨中其盈虚也係夫氣與血氣血盛滿則髓盈氣血衰

耗則髓竭人筋聚夫陰器其伸縮也肝與腎主之肝血來腎氣至則伸而出血去氣收則縮而入人齒牙亦腎所主人少時腎氣初足則齒生老時腎氣敗則毀人頭中腦修養家以為泥丸蓋五行結秀腦厚則壽長腦薄則壽短其為厚薄係積精與氣何如人臍為呼吸二氣所會人在母胞胎中由此呼吸既生而結斷之則由口鼻呼吸呼之根自此而起吸之根自此而止故修養家以為臍輪言衆氣輻輳於此也又以為命蔕言生身係

於此也凡此一身造化非惟學醫與攝生者所當知而君子格物窮理亦不可以不鮮也

育蠶說

有豸能絲曰蠶蠶待人而育也近川而室樹棘而牆其器曲植蘧筐以下而備及夫蠶之也未齊而蘩既齊而桑夜或明炬以臨晝則容觀功使之不遑焉然則蠶之育厥惟艱哉夫蠶始生如芒其次如錐其次如筋其次如指至於如指而蠶成矣蠶以主人育之之勤也於是

盡其技以報主人其口始吐忽忽焉絲絲焉宛轉不已而繭成焉繭成蠶不可得而出矣主人聚繭爚諸湯而絡之而蠶死夫蠶食主人之力而報以絲以絲之故而竟殺其身蠶固無負於主人哉國家育賢猶育蠶也為之學校以教養之為之科目以登用之為之爵賞名位以褒榮之國家養賢可謂至矣為之賢者由其養而不幸其教蒙其恩而不知其所以為報平居無事未嘗思所以樹立以裨益國家一旦有急相顧而駭卒無一人

抗節仗義以死其事者焉烏虖蠹報主人以死臣子報國家未必皆以死可以死而不死尚以蠹勸其心哉予因說蠹以自警

跛民說

予知廣德州日嘗有事於民舍民有跛者盤綽而前予曰子何足之跛也跛者曰吾嘗馬出馬駭不可制是以傷足予曰馬所以逸我者而有危道焉何不舍馬而步足固無恙也跛者曰今之馬出者亦多矣皆未嘗跛而

吾獨跛非馬能跛人人自以致跛耳使吾如夫人者謹其銜勒約其步驟朝蹀躞而出暮款段而歸何遽如之惟吾好逞窮馬力以盡吾豪是以及焉豈惟是哉君宰制一州猶御夫馬也御得其道則州人無貴賤大小皆惟命是聽茍失其道則民駭不可制又不但如吾足之跛也予曰善此婺丘邑人之意因出壺觴以飲食之且記其說以自警

蝸杯說

維歲辛卯瑛奉天子命爲州長吏以協庶僚以貞百度維歲時有宴用作觿杯以饗客其說曰觿杯之作其酒戒乎其制上豐而下儉外抱而中虚上豐下儉易覆也外抱中虚不溢也觿之爲物少仁而多威者也凡主與賓交愛勝則流威勝則節故飾杯以觿欲有節也昔者先王制爲燕饗之禮賓主百拜此以敬勝也敬勝與威勝其義一也然則飲是杯而思其義酒禍其免矣乎

收古琴說

凡古琴宜入囊納諸櫝中取出鼓之旋復收拾不可卧地上地有濕氣不可度壁上壁有冷氣夜鼓不可置露月中避濕冷二氣予初得金石交患其久冷依古法以熱沙盪之沙過熱被絃如皷次日以湯蒸之徽使汗溜其音始清和又一夕置露月中失收旦音不發復以熱沙微盪之其音始復初蓋古琴與老人相類老人氣虛外邪易感不可不慎

文

廣德考滿田任關門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各廟之神維瑛不敏承乏是州得免官謗維神之休考績來歸蒞事伊始謁見于神神其鑒只語曰無倦易曰有恒勉茲終始以保名稱

朝覲田任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各廟之神瑛以去秋告神入覲荷蒙國恩得免罪釁顧以凉薄叨任大州事有克濟實頼神休茲當蒞任敢與神誓凡厥攸為曰惟仁義

不欺僚友不負吏民有食斯言神殄厥身

辭祠山文

神道孔幽可揆以理維山維岳維神之體民罔有知誣神實多踵僞襲訛神莫之何小子不敏起為神辯神不我慭禎祥屢見維神正直茲焉可知民膠舊習未釋厥疑令辭于神尚有後祝毋享非祀毋降淫福

諭豪强文

撫為縣五豪右多賊虐同類予到郡為文以曉

之

咨爾豪强胡為不臧父子桀驁兄弟陸梁其狂如猘其狠如羊其毒螫如蛇虺其饕噬如虎狼其視刑憲也甘如飲食其處囹圄也安如堂房併寡弱吞善良侮詩書蔑冠裳雄視四境之内謂人莫敢予當殊不知好善惡惡天之道也賞善罰惡人之道也汝不見夫虺蛇乎虺蛇嘗螫人矣一旦失其巢穴則人皆碎其首斷其脊抉其膏筋以惡之者衆也又不見夫虎狼乎虎狼嘗食人

矣一旦覆諸陷穽則人皆剥其皮臠其肉刳其胃腸亦以惡之者衆也蓋刀剛則缺木剛則折人剛則滅古之道也請稽諸載籍以告汝楚有越椒氏初甚凶悖繼而覆滅虞有檮杌氏初甚傲狠繼而放逐漢有梁冀氏初甚跋扈繼而誅戮此其為可考者也蓋其勢得時則指顧風雲叱咤雷霆人皆畏之及其勢去時則身死財散而家亡又何其慘也咨爾豪强胡不改張保爾室家守爾農桑小忿毋競小利毋攘鄰里相安宗鄉相將以謙

抑為干盾以慈順為提防則汝有事至于官府也吾當
愛汝敬汝與汝家人父子之相忘顧不美與豪强豪强
亟圖改張聽我訓言其福無疆

祭范文正公文

維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八月辛丑朔越二日壬寅直隷
廣德州知州周瑛敢昭告于有宋范文正公之神惟公
禀氣剛醇宅心正大學貫古今才通經濟宋祥符初辱
為是軍司理案無弊牘獄無寃民得代而去賣馬以歸

其廉介清勁之節至今桐人猶能道之雖然此其一事也若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割地以建郡學置田以養族人雖位極將相而貧終其身若公者真可謂大丈夫者與瑛承乏是州景仰風槩謹依故事以八月二日為公初度用羊一豕一獻于祠下惟公有神睠然其顧之尚享

祭王修撰文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三月清明日直隸廣德州知

州周瑛謹以牲醴致祭于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曰凡氣節不足而事業可觀君子弗取也行檢靡修而文章可傳君子弗與也先生事業未著而氣節可書文章既就而踐履確如是可謂孔門之志士令世之偉夫者與祠山蒼蒼赤城茫茫形葬異土神返故鄉拜以招之其來洋洋

又

維年月日具官敢昭告于故翰林修撰王公之墓曰雨

露既濡草木蕃兮魂魄無家泊林巒兮我念忠義摧心
肝兮汎掃荒蕪奠椒蘭兮聲氣相通庶盤桓兮尚享

祭廣德州鄉賢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八月乙未朔越十有五日己
酉直隸廣德州知州周瑛謹率僚屬暨儒學諸生致祭
于廣德司户參軍趙公之神廣德知縣王公之神翰林
修撰王公之神誓節張君之神太學講武吳君之神太
學生倪君之神孝子李君之神姚君之神處士張君之

神查君之神竊惟天下郡縣皆建鄉賢祠以祀先哲蓋
所以樹之風聲教之德義使後學小子有所感慕興起
其助化理也大矣顧茲廣德為學獨無所謂鄉賢祠者
非闕典歟瑛承乏是州既新學宮復作祠室於萬桂山
下慱考郡志得鄉賢李公彭年以下八人又得死事是
邦之賢趙公時踐以下三人或孝於親或忠於君或勉
於為學或甘於退處蓋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諸公皆
得其一節者惟是一節亦自全體而分要之能造其極

哿足以軌世範俗也今者祠室告成敬用遷主謹以一羊一豕獻于祠下惟莘公有神來顧來依尚享

告故郡倅張君文

君名膺山東濟寧州人通判撫州府居官廉慎九載如一日旣沒撫人懷之

於戲張君其死耶豈所謂其數然耶君爲官所司者財賦也所與理者催科也他人處此鮮有湼而不緇者君未嘗暴物以取悅於上亦未嘗廢職以取尤於上旣廉

且慎始終如一今其止於此非數耶予病在牀褥聞君死蹶然而起怨君家遣人告予曰周身無以為殮返葬無以為資於戲此非我之責耶君死無有知耶固不知所以為悲若有知耶則殮君者在我葬君者在我歸君之孥者亦在我君當瞑目毋虞身後或至於流離惟君其亮之

又

居官之道君不負我處友之道我不負君青天白日予

知君心脂室屋漏若知予心

祭都憲高公　明文

出處士之大節也觀先生終養録則知致力於出處者至矣死生人之大事也觀先生安宅録則知致力於死生者至矣蓋先生識趣高遠德性堅定其為學也知所以自立矣故擇義以為進退不以高官大爵靡其心乘氣以為往來不以死生壽夭亂其志至於其他有樹立亦多光明俊偉可與古之英人偉士相激摩於戲若先

生者可謂今日海内豪傑之士矣瑛蹇劣無似誤蒙聖恩授以大郡凡所設施衆皆却望而走焉獨先生重加奬諭以為合於古人之道易簀前一日猶楷字端書告别於瑛且進勸勉規戒之言於戲瑛未嘗識先生而先生屬意於瑛如此可謂以道義交矣今先生徃矣瑛假使天地間挐此將奚之雖然士亦貴於自信而已位去道存身朽名在敢不自勉以負先生之誨言乎先生體魄入地精神在天其或鑒于相與周旋

書

復林孟和進士書

承喻求聞過此盛德事也夫人不能無過但不幸不聞過過而得聞聞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然過與惡相似而實不同先儒嘗言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之二者一可告一不可告蓋無心之失彼所未知也人告之則悔悔則改有心之失彼固欲如是也人告之則辯辯之不得則慾人孰敢以告乎雖然孟和既有求於予

予惡得不盡言於孟和哉蓋凡處人之道不過於處已見之已欲如是人亦欲如是已有所未安人亦有所未安故嘗謂處已之外無復處人之道也孟和居鄉其亦嘗以處已之心處人否乎茍以處已之心處人而人復吾詆焉則孟子所謂妄人也孟和何較焉孟和求聞過而予推言其心正其本也不正其本而惟過是攻吾恐徃復辯論大費詞說無益也孟和以為何如

寄太守鶴洲兄書

凡自朝覲歸政聲日起瑛與平日相往來者皆甚喜近人自撫州來者或告瑛曰明府諸政善矣然舊設馬夫及快手仍用之未善夫政無善惡安民者為善政法無當否便民者為良法今聞馬脚夫初為荅應上司而設然久甚專利或者不如里甲輪流之為便快手舊為勾提犯人而設然久甚生害或者不如手帖能致人之為善大抵上受一便者民受一害也吾心之愜者民心之妬也瑛前有書附本府知事來亦道此意倘察其未善

而去之則及民之惠日益廣也禁絶小人一節甚善榜招人首告詛賺亦甚善自此左右可以無蔽矣凡固盡人言者茍有所聞能無從乎人毋因復附此

讀朱給事諫章走簡慰其父叔

人傳令子與諸同志奏疏一通披讀之餘拱手起敬夫官以諫為名遇事即諫義也至於事之成敗官之得喪有命存焉君子不計也今令子為諫官其所論列盡合於義雖曰去官心何慼哉昔東都黨錮與善良竄伏范

滂母獨能勉滂就獄母婦人也猶愛子以義况稱丈夫其可無母之心哉為父兄者宜釋懷以就遠大

與陳漢崇員外

承手帖每告以貧與忙瑛謂處貧當以儉處忙當以勤以儉處貧以勤處忙雖窮迫匆遽未嘗不暇裕也近者進階大夫此葢耐貧與忙所致向貪墨以嬉則敗矣何能此相見何時臨紙惆悵

與鄭檢討

瑛頓首再拜言乙酉之夏而有蜚山之别歷今四寒暑矣暮春人到聞先府君奄棄榮養不勝驚怛恭惟孝心純篤其於居喪節次無不如禮甚可敬仰大抵居喪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葢能敬則哀瘠在其中矣曩先君見背瑛匍匐南歸敬哀瘠皆有可觀及夫為日既久敬心少衰遂駸駸至於廢禮比思之甚懼始知先儒教人為學必先於敬真千古傳心之要道也鄉在京所論廬墓乃中人以下事此說似有理葢能敬則廬墓不必為

况廬墓即廢許多禮節似又不可為也願閣下持敬以貫喪之終始無使他日有悔焉者吾道之幸也弔慰未由不勝哀感謹奉狀不宣

奉王司馬書

奉别以來戀慕殊切恭惟起居萬福為喜為慰嚮為林員外後所上封事瑛最後始得見之林員外同瑛莆田人其言忠憤剴切所論惜財最今日要務先生獨能推其心原其意請釋其罪蓋先生非為林計也為國家計

也其誠意懇切天實臨之聞疏入天即為變豈適然耶抑誠有所感而然耶傳載周公反風止雨事未必皆適然也其理微矣瑛赴臨汝時辱先生酌之酒且贈之言蓋愛而教之也瑛到官奉教言以周旋不敢怠惰但六事所謂詞訟簡盗賊息他日當以瀆書也蓋臨汝近時詞訟蝟興盗賊蜂起詞訟日理而日有盗賊日撲而日生瑛嘗反求其本矣蓋能使民無爭心則詞訟自簡矣能使民懷耻心則盗賊自息矣故於聽政之初嘗令各

縣自城市以至鄉都皆以十家為保大鄉十數保小鄉一二保族大煙多則釐之族小煙稀則合之責令鱗次挨排不許遺漏每保立一保正使主十家善惡有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勸戒重同保之義嚴連坐之法其要在於使民割小利懲小忿毋蓄爭心保故居修故業常懷耻心則詞訟可簡盜賊可息也然上之人皆以此為迂令日督理詞訟明日督捕盜賊夫事有已然者有未然者遇詞訟告訐而用心以推理之遇盜賊生發而設

法以撲滅之此皆治之於已然者也若夫把握扶植潛消暗沮而使爭心不作非心不萌則皆制之於未然者也今皆不思所以制之於未然而徒治之於已然故曰詞訟簡盜賊息他日瑛宜以殿書也先生論治最重儒術不知此亦可以推行於時否乎若曰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不可以充饑則瑛當以此論束之高閣未免隨時為之以紓目前之急而已參侍末由不勝瞻仰伏冀為國為民以道自重使天下人士有所依歸至願也不

宣

復高都憲五宜翁

參侍未由深切瞻仰信來承喻寛猛相濟之道是教瑛揆道之中反政之偏求合於古人而已所謂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其説出於左氏晦翁嘗謂左氏此説未盡道理因自謂欲以寛待君子以猛待小人瑛得其説而推行之自入仕以來奉以周旋令撫為郡千里全謂君子不可也全謂小人不可也故瑛於撫之人士寛猛蓋異

施也不知先生以為此說如何奉以求正幸卒教之不備

寄彭從吾書

近得徐縣愽書知以是歲九月初六日視事矣方朝命下南都人士皆相慶彼蓋有所考而然也節鉞所至其大有以慰滿人望者乎瑛嘗謂今日居官宜認題目所謂巡撫者蓋巡而撫之也其意在於使官得以安其位民得以安其業相與以成治功故官非甚貪暴民非甚凶

悖可無動也近日巡撫置理刑官瑛竊謂此計未得也
蓋巡撫宜提大綱凡政事有關於大計宜為處分使民
去危就安若一應詞訟宜付有司使自為之有司不能
聽而責讓加焉彼固有不得而辭焉者今以詞訟擾之
於已又置理刑官以專理之民好爭好勝孰肯自有司
而止也雖以理訟適以啟訟其為計未得也不知尊兄
何以去取此瑛病新起敬奉起居不覺踰僭伏冀裁察

上王冢宰書

昔先生西歸瑛聞命震悚道遠人迂不及修問及先生起林下位冢宰進退百官瑛方待罪吏壤又不敢奉問然竊以為修問以通私情因修問以通公義亦未為不可昔劉元城從温公遊及公居政府遂不通問嫌私情也瑛學行雖不及古人安敢以私要結於先生仰惟先生入朝二載矣聞引歸之疏凡六上矣豈倦于勤耶亦豈事與時違而不得以得其志耶瑛聞之舉網者必提其綱振衣者必挈其領政事綱領君心是也昔孟子三

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此治其綱領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本於正心誠意而又本於格物致知此所以明為綱領之道也方今主上質睿而年富行篤而志專其於綱領實易振舉伏願先生與一二元老表裏恊和專以涵養君心為務曰如是而安如是而危如是而治如是而亂如是而得如是而失如是而正如是而邪使君心於治體洞有所見則邪人自不敢近辟政自不復作天下之事皆可以漸而理矣若不先於

此而只就事論事是為臺諫之職非大臣之體也先生以為何如瑛有八十歲老母在堂思歸之心如水東注春初覲見巡撫巡按陳情未蒙俞允然既食君之禄而又不敢偷安謹有封事數條上塵睿覽大槩為北方畫計非出位妄語廷議之日倘蒙主張一二則瑛之策之行即先生之道之行也為此不避嫌疑謹修尺楮托本府舉人歐昇賫入京師俟朝覲考察後投上伏乞諒察

復廣德劉太守介夫

瑛久處林下忽來使到門承手劄開喻云云并州縣諸人所上詞狀外加禮幣殷勤瑛拜領之且感且愧始瑛作州無他伎倆但求免得罪於百姓而已今跡已陳矣不意州縣人尚記憶之如是又不意閤下稅駕是州又俯信之如是生祠之建心甚不安像塑之設心亦不安想閤下意不過假瑛一人以為後人勸而已然此不待求之他也閤下與瑛同此學此理又與瑛同此心志勉之而有大焉者瑛當處下座而處公上座矣願勉之試

閩州之人必以瑛言爲然不一

復鄒監司賢書

蒙専使入莆屬瑛作題署瑛不敢以耄荒辭謹依命作去模寫全要入木用模本乞檢閱收入閩大帽山賊勢甚熾早晚將進兵矣羣公熟議自有成算野人過慮敢用漬告竊謂令議三面進兵閩兵脆弱不足以當一面儻有敗衂賊必東趨賊東趍閩中城守單弱倉庫空虛加以一二惡少而與之合則閩殘矣安得合三省兵而

混揀之以勁兵摧鋒壓陣以弱兵為之聲援然後可以
撫虞又宜檄府州縣各相團結以為捍禦之計每户各
查照丁口給與由帖庶官兵所加得以自别不至玉石
俱焚也凡此所言非但為琰身家計也為鄉里計也非
但為鄉里計也為國家計也交淺言深浚恒凶琰是矣
乞垂察

與賀繡衣泰書

奉上參同契管見蒙奬喻太過所喜者得入覽中間得

失必有見敎處此事頗有關係乞終留意承諭地方事未審該部作何指揮瑛謂賊固可慮而民從賊尤可慮蓋賊有數而民從賊則無數也方今民窮財盡風俗薄惡加以天時亢旱人皆思亂願先生熟思審處先有以固結人心則於賊從事宜無難處者此意惟可與先生言他人未免以為迂也不備

上當道平賊狀

茲廣昌弗靖重煩旌節遠臨騎步南下人心皆如挾纊

昨進拜軍門命條陳事宜以獻顧惟廟堂之上自有成算而書生素不知兵何敢妄言然竊思之聚衆十人必有智士行數百里實皆死夫今廣昌賊聚衆五百人矣誠不可不慎重以處之也謹以事理所當先者備陳于后伏乞採擇

一募戰士

嘗聞兵貴精不貴多今官府收調皆脆兵不可以戰宜急令衛所就行伍中選戰士又令府縣就都里中

選戰士凡平日驍勇習武藝者皆招募以來或鞭爬或刀劍或牌鎗或弓弩或砲銃各隨其技之所長而使之軍法曰兵無摧鋒壓陣者敗蓋一夫賈勇萬夫作勢此諸軍之率也此等人士宜厚加廩餼重加賞勞使居前鋒然後可以會戰

一選戰將

嘗聞有強將無強兵蓋將強則兵自強是將尤不可以不擇也但今衛所官俱未經行陣宜擇其有威望

衆所畏服者使部領人馬或為前驅或為後援或為巡邏游擊皆諭以忠義結以恩愛許賊平之日論功定賞

一固營壘

凡出戰不可以全軍委敵儻一不利則掃地無餘矣故聚兵萬人以上須立總營環牌以為城列戟以為門弓弩砲銃鎗刀鞭爬種種備具每與敵戰出其精銳或一千或二千更番迭上遇我軍來奔則開門以

受之敵人來衝則閉門以拒之故出戰者進有所恃以為援退有所據以為安此軍法之善者也

一分奇正

軍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鳴金鼓張旗號彼以陣來我以陣往此正合者也而奇則正之變而用計以取勝者也如兩軍交戰勝負未決而主將别出精鋭或衝其左或擊其右或突其前或躡其後或佯為敗走誘置死地或設為埋伏邀擊其歸路此皆所謂奇也

蓋自古行兵未有不以正合以奇勝者近時兵皆混而為一旅進旅退幸其得勝者由敵脆也

一愼交合

兵之勝敗在初交合一交合勝則士卒生氣旗幟精彩一交合不勝則軍衄矣是故開強弓發勁弩打飛鎗架火銃此殺人於百步之外者也不能殺人於百步之外則不可以妄交舞刀牌擊鞭爬钂長鎗劈大斧此殺人於數步之内者也不能殺人於數步之内

則不可以妄出故交合之初務在必勝大要在於集吾勇敢選吾鋒鋭以我之長擊彼之短以我之堅攻彼之脆則可以交合矣不然是自棄其兵也

一重賞罰

兵法重賞罰所以齊人心而決勝負也蓋人孰不貪生惡死以貪生惡死之心而驅以就敵幾何不敗乃公事故軍法進則生退則死合千萬人之衆使皆有進而無退非重賞罰何以致之

一謹鄉導

軍法必先鄉導然鄉導又不可以不審也嘗見强賊詐為地方里老或火甲報説賊情主者不察即隨以往多陷其計中矣故凡來為鄉導者察其言語少異即拘留之别遣人以探虚實然後應副庶不誤事

一多間諜

古以賊捕賊而得賊之力多矣今賊至數百人必有頭腦必亦有徒屬其勢必相役使中間必有桀驁不

肯為人下者必有得財不均而相忌者亦必有始雖從逆中却自悔而願歸順者誠能多為間諜以離之或用計以誘降之使以賊捕賊亦策之善也又聞近寨大户亦有一二主賊此可以計用之

一覆巢穴

聞賊以其寨為巢穴四方無藉屯聚於彼令其强壯雖出掠而妻孥輜重在焉為今之計宜選乖覺人役潜抵彼寨探其虛實果如所聞且緩我軍莫與交戰

呼其處某處軍徑攻某寨賊閧巢穴受攻必退自保然後以我軍躡之彼攻其南我攻其北而賊殲矣此兵法所謂奇也能用此計則江省南陲可數年無事矣

一團保伍

竊謂賊勢孤則易滅合則為憂未歇也為今之計宜督郡縣各固守地方每鄉皆以十家為保每十數保團成一大保皆以原僉巡捕大户領之或别擇有丁

狼衆所信服者領之每保聽設鑼鼓器械晝夜相與防守一保有警衆保皆出儻遇奸細入保即便擒捕或保内悪少謀要從逆亦即擒捕如此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而賊勢孤矣

翠渠摘稿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渠摘稿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吴炳文

翠渠摘稾卷六

明 周瑛 撰

樂府 樂府自漢始詩詞之變此其最古者

有所思

鄭夾漈以為食舉之樂今擬之寓懷君之意

有美人兮天之北願一見兮不可得霜露結新寒美人衣裳單持此錦襜褕北望空盤桓望美人兮愁轉深思

之苦兮涕沾襟憑誰奏鍾律轉成韶濩音天地回陽和

慰我相思心

上之回

題義謂漢武元封初至雍遂通回中後數遊幸

此其遊石闗望諸國而作蓋誇時事令擬之勸

以德為主

上之回樂何極回中道路無梗塞北望單于庭西贍月

支國信使往來干戈屏息上還宫益修德

艾如張

釋題艾刈草也如讀作而張謂張網也此指狩獵而言葢諭世網宻張狡計得脱良善受禍可傷憫也

有機網張林麓犬嗥機發獸窮蹙雉粥粥兎逐逐雉騰折翼兎潛伏我傷夫雉不善逃生兎狡得脱雉馴受烹

艾如張吾爾傷

琴操亦樂府之屬

猗蘭操

題義謂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今重擬之

維山有谷露瀼瀼兮維谷有蘭揚孤芳兮我行四方荆棘蔽野採芳而佩知蘭實寡我思文武于鎬于豐欲往從之路阻不通路阻不通吾道非矣掩袂漣洏與世違矣

龜山操

題義謂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諫不聽而作今重

擬之

維䵷之大奄于東魯不雲不雨不能藝稷黍神㦒不食民攜不附我出東門悵其望汝

越裳操

題義謂周公因越裳來朝而作今重擬之

海不揚波越裳來格匪輔蕫之力惟我祖文武之德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勗哉孺子朝夕兢惕

詞調此樂府之變

寓南都題西園池亭用宋僧晦菴警世韻

宇内寓形何須問足與不足天生物五行均賦有嬴有縮譬如車輪三十輻迭為上下交翻覆履前途孰謂皆夷平無磔碌　荒山下一間屋敗壁底一瓶粟少有人於此肯着雙目器小不能勝大受命窮豈足膺多福請從今消釋此生心休多慾

右滿江紅

林見素赴雲南憲副過鎮遠贈予臨江仙浪淘沙

二詞依韻答之

記得高齋相對坐孤燈疎雨寒宵玉驄一去杳難招天涯芳草路轉入望中遥　百歲光陰秋夢短鹿埋何處芭蕉舊情偏傍故園饒酒杯江上飲吟鐙月中敲

滇海雲深逢老象時於沙底埋牙知君歸興入春賒鳳山煙雨裏數盡舊時花　聞道天家收放逐玉堂新草黄麻仙源好去問靈槎未應同老我風雨漫思家

右二闋次臨江仙韻

樽俎識英雄玉立山從孤懷不與俗人同一疏汪洋憂國淚非少非翁　楚水掛煙蓬路入黔中青天似念遠人窮有脚陽春行處好暫爾勞公

夜雨幾番情短夢長更一壺春酒待君傾白馬不來花落盡對景心驚　記得舊時盟鱸膾蓴羹欲摇脫轡聽春鶯只恐東山歸計早有負蒼生

右二闋次浪淘沙韻

再用前調書懷二闋

高閣日長人語靜風鈴時動簷牙故鄉道路望中賒只憑寒夜夢和月到梅花　春事闌珊雙鬢短襟懷半在桑麻落英無意戀枯槎東君猶自錯留我美人家

右次臨江仙韻

宦思與羈情慣見頻更丈夫淚不等閒傾得喪路頭勘破久寵辱誰驚　詩社訂新盟玄酒大羹鹿聲鳥語共呦嚶只因昨夜思親苦白髮齊生

右次浪淘沙韻

郡守張白齋入覲僚屬乞詞爲贈

馬首紅塵暗道路苦多岐遠追鸞鳳儔侶結駟入京圻袖有萬言長疏朝修夕改墨汁尚淋漓仰面青天近欲進翻自疑　披雲霧覩日月伏軒墀皇情悦豫賜問及鰥嫠四海卧同一榻萬物視同一體堯舜此襟期花外春衫薄歸騎莫遲遲

右水調歌頭

漳守陳公洪謨有捕冦功膺奬勞之典僚屬乞詞

以賀

太守胸藏孫武子十萬甲兵盤肺腑汀州鼙鼓正縱横用權制變談笑取汀紛方如許漳南隨處種禾黍這太平左撐右柱太守用心苦　喳喳喜鵲鳴前署報道褒書來憲府蛟龍不作泥塗蟠鳳凰終展雲霄羽化工善陶鑄誰云翻覆無憑據吹寒爐石烹五色看補青天去

右歸朝歡

騷辭

弔趙參軍辭

宋廣德參軍趙時踐攝建平縣事元兵入縣時踐率其家屬凡九人死之予既為立廟復製詞以弔之

皇王訖録兮炎祚微攙搶熵欻兮旄頭南飛風塵蔽野兮孤城危大事已去兮臣將安歸淪淵澄澈兮照臣之心舉家徇義兮無愧古今宋社既屋兮孰為討尋令人慨念兮涕下霑襟學宮之旁兮有祠桂樹松陰兮參差

青衿濟濟兮瞻拜以時神其有知兮歸來無遲

弔陸祠部辭

祠部諱奎蘇人與予同登進士先為南京祠部主事及予自廣德入為儀部郎中相與甚懽屢以詩倡予不幸而卒予與諸同官具祭為辭以弔之

朝發軔兮蒼梧夕稅駕兮玄圃逢仙人兮與嬉偶忘歸兮舊路溘春光兮已謝花亂落兮如雨思倡和兮不得

月華生兮洲渚

弔陳方伯辭

方伯名煒閩義江人由進士為提學御史轉至

方伯將卒告諸孤必欲得予言以叙述其行諸

孤乃以哀辭請予謂君非不遇者宜無哀焉因

别製辭以弔之

悵獨立兮思君渺予懷兮繽紛儼音容兮如昨思之若

兮言不成文天地遼邈兮公今何之徧歷寰宇兮公歸

無時東掛弓兮扶桑凌萬頃兮茫茫爲觀日兮忘歸豈
滄海兮無梁北飲馬兮渤海涉幽都兮屢驚以駭疑道
路兮孔囏忽回轅兮中改西攬轡兮流沙問借宿兮誰
家尋青牛兮舊路爲䏁老兮停車南弭節兮百粤探蛟
龍兮窟穴時海上兮遨遊弄明珠兮夜月公挾元氣兮
與居出有入無兮歸于大初梧桐影薄兮鳳凰飢叢薄
不深兮麒麟馬羈安得歸公兮相與遨嬉重曰驥馬千
里兮扼于中道塞草秋黄兮商飈浩浩長劍倚天兮殞

于中宵河漢淒凉兮斗牛寂寥我調丹青兮繪公肺腑意長筆短兮頗覺心苦閲海之涯兮閲山之阿招公不來兮涕泗滂沱

弔胡叔心辭

胡君名居仁安仁人嘗游吳聘君之門篤志力行不求仕進及卒祭以此辭

緊聖道之高妙兮一貫萬以無遺自參賜之既遠兮何唯諾之聲希紛世儒之左見兮猶夜行之未曙偉程朱

之正學兮揭太陽於寰宇闡夫君之蚤歲兮嘗執經于康齋濟遺緒之渺渺兮日窺伺乎聖涯謂力行之有功兮惡虛談之無益飭內外以交修兮庶守尺而得尺肆辯博以誇誕兮匪予拙之不能無實地以為據兮竟何恃而有成顧天理之粹精兮寓人事之粗淺惟粗淺之既得兮乃粹精之可見究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考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亦又何疑計積累之不已兮當日躋乎遠大恨歲月之不延兮欲深造而未艾

緑樹兮沉沉寒江兮水深美人兮不來泣下兮沾襟遠

聘兮君屋生芻兮一束冥漠兮有知鑒我兮衷曲

弔聶先生辭

先生諱大年臨川人景泰癸酉以錢塘教諭典

福建文衡瑛誤蒙鑒賞及官臨汝因祭其墓告

以此辭

公文章兮錦繡段落人間兮光千丈東應聘兮入閩藩

披蕭艾兮搴芳蘭顧下澤兮有荼菫公神異兮衆喲瓹

感知遇兮三十年藏予心兮未敢言紛鼓旗兮溮臨汝
上高隴兮悵延竚氣鮮散兮成春雲亂紛披兮傷予魂

弔伍憲副辭

君諱福字天錫號南山臨川人由濟南府學教
授超陞陜西提學僉事轉副使致仕以卒

健鶻兮盤空俯視兮寰中招之兮不下萬里兮剛風絲
線兮金針刺繡兮華袞結識兮夫君（受知於太宰尹公旻）歲晩兮
同心怨辭兮青氈駐節兮秦川佩服兮璽書陶鑄兮才

賢南山兮氣高九卿兮一毛拂衣兮長嘯林木兮蕭騷七十兮春秋學賦兮遠遊虹蜺兮夜吐經句兮不收

弔朱封君辭

封君處州人撫倅彪之父予知撫因為辭以祭之

公昔騎兮白馬時往來兮山下呼田父兮以往醉扶歸兮春社公令騎兮白鶴渺盤旋兮冥漠攬王子兮與遊坐吹簫兮碧落絜予薦兮犧牲雜黍稷兮芳馨羅拜獻

兮簫鼓鳴公不來兮傷予情

五言古詩

前感興六首

斲桐以為琴十年置茅屋錦囊細韜籠龍蛇紋滿腹城市多新聲齊竽復秦筑古調無人彈零落委草木

有客學舞劍自謂術通神雷霆溥宇宙雙龍飛繞身我亦有劍術未敢輕告人詘信隨陰陽指顧天地春

美人顏如玉自許連城價曉織雙鴛鴦戲水香蒲下夫

壻游京洛報結新姻婭中饋但有人賤妾不復嫁

提瓶去汲井為君觧宿酲不意綆中斷瓶墜不能升君恩手中綆妾身井底瓶相望不相即此心誰能明

長風吹白日年華去如駛美人翠袖薄髙閣閉秋雨閑園種芳樹歲晏自萋楚相隔一帶水終日不得語

秋風撼庭樹落葉亂故枝葉本樹所生葉落樹不知君莫棄黄葉為君糞樹根樹根得所生歲歲緑陰繁

後感興六首

種蓮大華顛種禾玉山趾不為煙火食咀嚼天地髓天
風起寥邈吹我雲中履我履雲中行去世千萬里
青天尚有涯滄海尚有底云胡人心微倏忽渺千里人
心不在遠秪在腔子裏夜半靈臺虛默默看元始
持刀斫月明月明何曾斷縛帚掃樹影樹影依前滿人
皆惡樹影礙此月明多樹根苟不拔其如月明何
惡聲莫呼谷呼谷聲轉亟惡影莫就日就日影未息弓
矢暗中來往往射其的吾身不為的弓矢當自釋

戰國荀卿子原自不識性為國張四維其言較純正四維性中物世人或未知反躬自𨷂檢不覺生忸怩眼底不可意躑躅問玄蒼何時再混沌為我重主張委順生麒麟委和生鳳凰白日行九州不逢豺與狼

讀昌黎集

文章百世師每說韓昌黎盥手讀遺編開闔無端倪乍覿覺雄偉春市闘晴鷄細觀轉清麗青霄吐虹霓嗟予蹇劣資文思苦荒迷樊怪匪正途柳奇入旁蹊崇臺百

尺高借韓以為梯

分韻送蕭進士璿赴廣東纂修實録

南山有丹鳳文彩何翩翩萬里風雲會龍馬相周旋先帝棄萬方泣涕窮遐堧神化豈不顯所貴在摩編閬山接嶺海桑梓遥相聯驅車迅行邁不辭路險艱藉丹青繪日月意象在筆先春秋有微義仰看續前篇

送陳白沙歸南海

騎馬出都城送君登遠道我有一壺酒為君再傾倒海

内重結交卑卑學脂韋心術不相語美譽交相推我知君最深君知我亦至臨别為贈言願君莫予棄

鬱鬱山下松四時不改色盈盈道旁花朝夕供採摘花好聚人看春風亦易寒松高倚霄漢勁節不可扳願學山下松用以養貞德毋學路旁花一採不復得

翩翩天邊鳳翺翔周八極紛紛甕底鷄旋飛僅盈尺我欲為鳳凰毛羽苦未齊我欲為醯鷄甕底不可棲人生各有志豈宜自束縛願言從鳳凰萬里翔寥廓

芝蘭有幽性托居在空谷滿天風露寒隔林香撲撲我因愛芝蘭朝夕相往還采采欲盈把薰我衣與冠衣冠在敝篋芝蘭隔林樾但恐歲月賒餘香易消歇

東都事矯激西晉尚清虛一時自云適社稷隨丘墟辟彼門戶開轉運由其樞大勢皆傾倒力救將何如君子閱世多立說慎其初擇中而守固孔氏有遺書

人言羲皇初其道本簡易卦爻二三畫天地露精秘達磨自西來亦頗領此意面壁坐九載未嘗立文字辭繁

道理晦辭毁道何寄天地有日月六經未可棄
釋子稱入定如蠶自吐縛置心於昏曠用以求真樂孔
氏有明訓敬義須夾持動靜兩無礙此心自愉怡入定
既云久此心亦能守但恐體用乖真樂竟何有
禪學論有無似頗欠箋註有自無中生無非有孰據盆
水盛月華有無相撑拄盆傾水墮地月華歸何處論無
入空虛論有滯形器有無岐而二斯乃學之蠹
聖學論一貫斯最為要義自從參賜遠誰領言下意聖

以一貫萬體用無二致學者求之萬其一乃可至執著固云非超悟亦未是功深與力到庶幾有真契

與君遠相逢三載共城闕至寶偶不售還山採薇蕨本為同枝烏乃爾成胡越一夜起相思白晝巾中髮君為萬里人我為萬里月夜夜流清輝為君照巾櫛

經徐州戲馬臺

落日彭城西過此戲馬臺荒垣與敗塹歷歷皆蒿萊憶昔楚王籍仗劍江東來百戰爭中原叱咤聲若雷漢王

攬羣策楚王輕羣材淮陰既先亡亞父亦見猜譬如鷹隼飛羽翼先剪裁區區習馬足何以定九垓莫云氣蓋世此氣亦易衰莫云力拔山此力亦易摧漢營星月高四面楚聲哀起飲泣帳下毋乃徒為哉

題學圃古意亭

學圃最深處小結茅亭子簿書有餘暇駕言來游此剪茅望崔嵬約莽看清泚萬象俱在目一塵不到耳𦘕雰息迂響龍門得新址寤寐懷古人默默會至理

月夜遊古意亭

幽興不可過命駕成獨往詹月流素輝山泉滴清響幽蘭薇蕭艾叢桂在草莽采芳思寄遠路阻情悵惘緩步歸東園坐對明星上

成化庚子冬有南京禮部之命回視綰州符十載矣政教無成重自感愧賦此以別州之人士

一應近十載獨向山中居横琴彈古調曲短意有餘徽聲清以厲宮聲寛以紆紛紛漁與樵雜聽滿庭除相視

而錯愕識者為躊躇歲晏江天寒霜落林葉墟下堂拜
明詔佩此南宫書南宫路不遠此别意何如所恨琴聲
希不能感樵漁

疊前韻别諸同官

千里各有適一官偶同居登舟思共濟幸脱風波餘南
宫在何處山川邈以紆戒行在今朝酌酒向前除欲發
寧憮言為君轉躊躇教化尚蹇澁囹圄未空虚所憂遠
且大不但及簿書趙國重九鼎賴有藺相如毋為蚌鷸

持以利歸若漁

疊前韻别諸文學

羣賢依溥宦共向山中居禮義作模範文章特緒餘見我每直遂勸我稍迂紆忠言猶在耳病根未全除春風動行旌相視各躊躇行遠當自邇處實其若虛先師有明訓安敢昧前書君看孔鑄顔顔學亦孔如莊生何荒唐杏壇譏葦漁

疊前韻别諸生

人間有尊爵天下有廣居歛之在一心此外更無餘紛紛名利徒曲徑自縈紆荆棘日蔽塞嘉穀為剪除坐令失道途白首空躊躇君看鄒孟氏七篇為詳書體驗而擴充天理自燦如毋徒持網罟宦海吾其漁

疊前韻自嘲

無礙以為性隨緣以為居日食僅數合何必求羡餘郡紱苦不長十年甘自紆戴星履堂署見月下庭除部使每行郡欲見還躊躇感此衷腸熱往往思逃虛幸而免

詬辱兩考以最書君看古賢哲進退竟何如今朝過長

江羞見滄洲漁

殷氏寸草心堂

春暉陶字内萬物皆化生顧茲寸草微感時亦敷榮春

暉母恩深寸草兒心短母恩若未報歲月忽成晚朝焉

采其榮暮焉掇其芳百拜謝春暉天地恩難忘

游牛首山三十韻

出郭天日晦到山雲霧斂行行過叢薄上上歷重陳牛

頭路轉多馬足力已減鍾磬半空聞樓閣經月掩洞古
鬼斧鑿嵐濕神汁染松檜交撑拄梅竹相摩颭斷壑接
飛棧高樓傍虛广陛層戶脘塞臺抗山卑貶俯視却以
畏仰登進以漸入室灑掃爍登堂像設儼臂𥟵行清氣
心燈烱寒焰破席坐蒲團弊案拂藤簟山蔬薦薇蕨水
果摘菱芡禪談轉虛曠詩話涉幽險天機驚斡旋俗病
謝鍼砭酒酣興益發樂極心尚歉深入兜率巖危倚浮
屠檻長江怒龍奔亂岡渴虎噉卓錫崖泉迸飲馬池波

歗唐經翻貝葉漢封遺玉檢履跡傍石尋鼎識索圖辨珍怪森前列造化寧予慳嘉願久未酬茲游良不忝狂呼擬登華清賞訝入剡遠遊神汗漫微誦口喁噞闢奇誰及韓得趣吾與點凉飈撼東閣夕暉落西崦樹杪殘聲嘒塔角歸翼閃理鞍問前路穿林越荒塹田憶山中人幽夢生夜魘

題孫生哭母卷

孫生攜尺牘踵門求予詩哀腸未及訴涕泣先交頤世

人皆有母繄我獨無之母年四十九棄我竟如遺西風吹北堂㨔㨔動簾帷顔容不復覩抱此終天悲我聞孫君言撫卷神若痴情長辭苦短墨汁空淋漓願告世之人養母宜及時毋令生怨悔痛苦將告誰

題吳下趙氏望雲樓

家住砂山南親葬砂山北砂山多白雲彷彿見顔色雲去有時歸親去不復得落日倚南樓血淚滿胸臆

留別吳左府宣

憶昔坐肺石有書千象魏豈為戀此官欲以明厥志交珠既已辨趙璧不復碎驅車還故里心跡兩無愧論交三十年偶此復相會登堂把酒巵未飲心先醉黎明當遠别與君坐不寐張燈寫餘瀝一一見肝肺韋布未為賤軒冕未為貴相期學古人道德養精粹

視芰陂

撫南有芰陂唐刺史周法猛所建歲久傾廢崇仁縣耆老孫孟獻言狀予為興復

周官敘溝洫漢史志河渠民命苟所關故典曾備書鬱鬱巴
羅山匯流向東趨揵木闗廻瀾灌此桑麻區開建歳已久版
鍤日以踈坐令千金資白日棄道隅嗟予理敝郡萬事費爬
梳雖云簿書繁安敢輕犂鋤父老孫孟獻切切以告予有志
事興復為力苦不紓春初農務興薄言駕吾車風雨入前村
道路何崎嶇上山履巉巖下水渉沮洳寅緣尋故址飄動無
㽱餘逶迤道以使民諒民無怨吁萬鍤當雲集黍稷歌輿輿

赴鎮遠郡守丁鳳儀以詩見贈次韻奉酬

岐路眩南北素絲變黃緑本為櫟杜朽誤佩漢庭竹白日漏層雲餘輝散林麓黽勉懷知遇駕言騁行目貴陽在何處山高路綿矗風俗雜夷夏蠻獠混生熟公家有程約往往視刻木君子行道心不是為竊禄世路有險夷君子何惡欲莊生齊物篇每以物觀物泰山非有餘芒芥非不足所恨材智淺無以供臣僕周車畏輸載羲鼎戒覆餗賴有同心人教我閱海曲

夜讀聞母車聲時母在官年七十二

西齋讀初罷北堂車猶鳴雖憐母力健翻使兒心驚天高風露寒廣庭寂無聲長跪告北斗願母長康寧

暮春與諸文學禊觴于萬桂山陰

萬桂山之陰小渠兩三曲雨餘渠上行瀰瀰春水綠遡洄同心人散坐傍修竹殽核肆羅列羽觴相馳逐人生無百年胡為長局促放浪出形骸泰然常自足停杯問古人誰榮與誰辱永言謝世情曠焉抱幽獨

城南別墅

幽人有遠韻卜築城南村青山羅庭除疏柳蔭柴門虛堂寂無人但聞鳥雀喧秋晴穫禾黍日夕收雞豚農家無外營歲事在壺飧感此生理蕃其樂難具言我方走塵土未能問田園誰知隔城闉咫尺有桃源

送太守黄君理之汀州

騎馬出都門望望長江曲江水清以駛江草萋以綠黃君有遠行離色宛可掬路入秦時郡符剖漢廷竹我起酌君酒薦以古規祝築室首基址為政首風俗風俗苟

不佳政美何足録君登江上舟我騁江上目江空不見人只見雲相逐

題四皓圖

秦氛晻六合脫屣入商顏山中無招呼斜日照棋盤昨夜望前星䠞雨襲輕寒留侯有心計戚姬涕汍瀾事定計當返名爵豈能攀史家多闊略公跡是非間遂令詩家子過廟譏潺湲

館人作清湖景以招客予反其意而為之題

湖水深不測下有蛟龍遊行客不知險千里問行舟北望名利場天際雲霧浮朱門曳方履紫陌馳華輈名利豈不嘉直道難與謀願言謝行役濯足湖上頭讀書看青山允矣追前修

題羅内翰家世旌孝坊

茌平有賢簿讀書不下堂母病在牀褥為計正蒼皇參苓無近效堂局少奇方百拜謝天地請以身自當股肉落金刀匕筯生殊香百靈感孝誠母病轉平康想彼封

股時豈不戒毀傷但得母病愈兒身甘自戕至今旌孝坊赫赫官道旁日夕往來人一見一徬徨

鏡潭詞

雲影落空潭燈光入虛鏡鏡潭本虛淨雲燈生幻證燈滅鏡還虛雲散潭復淨外感雖頻仍不以汩貞性

方貢士璐挽詩

城東桃李花見者皆停鞍誰念東風惡吹折青琅玕琅玕豈不佳不能成好顏寫哀寄絲桐付與雍門彈

觀化詞時予在鎮遠偶得病因賦此以自遣

我我前此因無我後此亦無我泡影六十年亦頗牢籠我魄歸諸地我魂歸諸天泡影從此滅無後亦無前

祁石阡喲予著敝裘依韻解嘲

讀新裘到篋稀敝裘藏篋久視舊如視新心自忘可否叟書慕前哲晏生是吾友一裘三十年見重魯東

七言古詩

竹雪齋爲蕺挑學賦

小齋種竹只十箇雪壓竹梢寒欲墮蒲簾高捲層雲破一鈎新月入當座老夫肝腸鉄石做一生甘作衡門卧東鄰歔捷西鄰挫滿城簫鼓紛來賀老夫騎驢雪中過

鸕鷀灘失纜灘在桐廬縣予赴撫州經此

鸕鷀灘頭浪花白百丈拏舟上不得中流一斷去如飛骨肉相看俱失色舟師借問是何人開頭轉舵如有神大呼一聲上灘去烟樹微茫收近津昨日舟中讀羣史宋元末路正如此得人失人勢轉殊天北天南恨未已

我今全家出顛危痛定思痛翻成悲便欲作書獻天子
雲深山高白日遲

臨汝書院成潘水部贈獨脚歌次韻奉答

大冶鑠物搏陰陽青春去我何堂堂西偏小搆亦頗良
不施斲堊横白汞捲簾正對五羊岡樹木拂簷交青蒼
祥煙紫氣相廻翔坐令白日迷晶光文采磞彪來省郎
為我藝苑芟穢荒鏗然制作稱大方利觜長距獨擅場
嗟予苦學未成章點綴𧄼樽青與黃六經窟穴漱餘香

拍拍春意覺滿腔與君對織雲錦裳著向風前聊徜徉
欲驂麟鳳游帝鄉又笑目眩心未忘小吏抱牘來倉皇
謂耽文字頗有妨廣陸無車川無梁出門萬里道路長
使君局面宜更張

送友人朱孔裕歸潼川

君入諫垣初諫垣井初甃自烹五色石細補青天漏天
門北望何渺茫有獸毛色金絲黄雙目夾鏡齒如鋸噬
人顱骨食人腸小臣愛國不愛死飛章直入天門裏蠅

頭細字三千餘重為邦家説倫紀扶桑日出天鷄鳴玉
皇穏卧猶未醒左右傳言卿大懿幹母之蠱不可貞西
南有州大如斗煩卿暫去作慈母腹中春意萬斛深徧
歴郊坰活枯朽謫居下土今六年西風翩𦤎來朝天天
門深迥如昨日扁舟依舊歸西川丈夫懐抱無好惡但
得志行心自樂此身亦是水上漚禄食何須計厚薄君
不見黄仲昭翰林詩思翻天瓢秪為身居容勿地不為
天子賦元宵又不見林貴實横班獨立稱直筆披肝若

為綱常謀神鬼閒之皆欲泣吾邦文物古來多清風勁
節令相摩我因送君發豪氣銅壺擊破為我歌

僕夫謡

邵武僕夫性質野短衫禿袖身半赭丈二長輿在肩髆
山路長軀疾如馬每遇高坡即大呼一呼一上誰復顧
眼中惟見是返行脚底何曾有險步光澤西去八十里
清溪亂嚙故山趾平明受直往西行薄暮懐直見妻子
每日只受四十錢受直不多心歡然更有高堂受直者

錦衣緩帶白日眠

辰州坡嘆

馬郎坡牛郎坡山高路險將如何前山望雲雲片濶後山聽雨雨聲發僕夫盡日赤雙脚盡力踏泥泥轉滑君不見蜀道難千山萬水高巑岏我令入蜀向西去此是東頭第一關

憫蠻方鋪司

蠻方鋪司老無齒接官手持一傘子上衣短小纔至脛

頭巾破裂直掩耳不辭官府遞文書只怕奸豪索錢米我時驅車過南鄙鋪司長跪呼不起忽聞班軍在後來倉皇走入叢篁裏

入播州作

播州舊說非人居而今南北成通衢一鄉一聚置官長半丘半隴皆犁鋤播州官司萬山裏疊翠浮青蹴天起烟雨晦冥猿鳥呼厓壑窈深花木美昔日何人披草萊爾文爾价皆豪才南據烏江扼喉領北營白錦屯風雷

自歸聖朝不用武比屋絃歌學鄉曾千里不聞鼙鼓聲民物熙熙皆按堵我時遠佩藩侯書乘髙涉險登畏途山川形勝皆在目不勞重寫王會圖

題何氏雙挽詩

君家先世多潛德白髮重重照秋色簷翁曾坐膝上孫陶毋每飯堂前客驅車昨過通德門朔風吹雨白日昏屈宋九原不可作憑誰書此招雙魂

題毛水部科所藏萬竿烟雨圖

城南城北皆塵壤馬蹄何處踏蒼莽歸來獨坐草堂深
詩思飛落湘江上湘江春水緑沉沉蘆洲荻渚鳴春禽
上有平坡亘千里何人種竹皆成林白日倏忽起雷電
咫尺江山看不見一時蘆葦盡銷沉老竹獨與風雷戰
風雷震蕩雲冥冥化作蛟龍天外行人間無處尋蹤跡
勁風凜凜長江横東風日出曉來霽上下分明見天地
長身玉立好兒孫淵眼蒼雲浩無際聖朝天子開明堂
大化四浹和風翔奇才一入伶倫手坐見制作追咸章

而今海宇干戈息佳種煩君更培植萬丈清風掃俗塵紛紛桃李無顏色

題陸都閫平瀘寇詩

西來偶識陸將軍屹如鉄柱排塵紛弧矢隨身射牛斗烏蛇結陣聯風雲瀘川小寇紛如蟻竊弄主兵潢池裏商賈廢市農廢耕遠近皇皇驚未已廟堂旦夕勞經營欲以不戰屈人兵一時頗牧默不語將軍歷階言姓名鳥飛有翮蛇有尾瀘川小寇易與爾我有尺組茹蘆紅

請縛渠魁獻階祀瀘川十月飛秋霜旌旗掩映生寒光多方設疑不速取一鼓成擒功自張我聞用兵先用計奇正迭出無常勢魁渠既縛羣雄解危阽坐使成平地平明獻醜入學宫春風滿面聞鼓鍾飲至禮成客盡醉次第賦詩談奇功蜀民易動今猶昔鼠輩跳梁無虛日將軍袖手亦闕年請賈餘勇續前績

懷母歌送祁使君憂制東還

君母去年七十六齒牙未動鬢猶緑我母今年七十九

齒牙已落面浮垢昨傳嶺表饒風霜北堂萱草先萎黄
君得家書哭欲死天地迢遞魂飛揚我昨有書來故里
書中親致慈母語謂我年來稍健康棄官就養兒姑止
聞君往日曾求歸當道滿眼知心稀病書累上格不舉
六年啼徧斑斕衣我今為母堅陳請疏入臺司瓶墜井
此生心事何由伸中夜嗚咽如吞鯁君今為母東還鄉
素冠素韠復素裳慈母音容不復見徒勞百拜啼空堂
我因送君轉悲切愁腸百解還百結母心不識兒心悲

猶把甘言相鮮說孝心自古無貧難茅簷菽水皆成歡

行當閉門卧不起毋令後悔生愁嘆

讀陳忠肅公傳次柯竹岩韻

行都開闔頭尚黒壯懷直欲吞沍北厲兵秣馬不成寐

夜夜起待東天白九廟英靈凜如生忍使宗社一齊傾

滄海可填山可徙誰謂志專功無成昨日閶闔詖鶯攖

勁氣不逐腥風倒白日隱隱東方升夕暉看作晨暉皦

鷄盤歃血盟未寒賣降之子舌先殫毋徐尼菴兒械道

盤中有飯吾誰餐救焚不管頭額爛叔氏起兵謀復漢叛賊已誅敵未殲視死如歸心不亂

陳忠肅公殉宋而死元世祖義之命葬于西湖智果寺北蒲山皆生刺竹多有咏其事者予亦賦之

智果寺旁忠肅墓滿山刺竹生無數磨風礪雨堅相持猶帶戰酣舊時怒岳墳見說逞相依墳上有樹皆南枝感應隨人如影響誰謂草木俱無知宋憤未消元運改大明奉天君四海此竹開花復結實勾引鳳凰棲五彩

題陳憲副祥湖山一覽詩後

陳君讀書號博識鞭笞諸子嚼羣籍殘銅敗鉄投洪鑪瞬息化作黄金汁番陽春深湖水渾憶昔聖祖西來巡龍爭虎鬭白日瞑我師一鼓彼師奔四郊陰翳轉開霽上清下曠見天地日月雙懸開大明赫赫皇圖傳萬世陳君曾上廬山巔俯視湖水懷當年聖祖神遊去已遠攀龍為賦烏號篇平生崛奇降不下山名水字費模寫鋪張聖德與神功欲繼商書與周雅詞壇自古多旁蹊

毛穎有傳聞昌黎此詩請刻廬山石聖祖勲業天地齊

題竹鶴山人畫

竹鶴山人有奇癖詩家聲趣畫家跡神營意造入微茫妙處想人應未識此圖是寫玄冬圖溪山寂莫雲模糊玉皇宴罷羣仙舞脚底踏翻白玉壺壺中瓊漿化為水柳絮梨花黏不起地面平鋪三尺深何處去尋東郭履林臯高士布衣單十日不出柴門關蒙頭高卧僵欲死不肯投刺向人間魚鮮飲醇世情鄙一談清操輒不喜

竹鶴山人非畫師獨於象外得其理

赤龍歌

赤龍攪海海水渾巨鱗細鱗亂紛紛大風播蕩幾寒暑餘腥猶自滿江濆上帝聞之發震怒不使淫威徧下土飛符直取赤龍歸投彼遐荒畀豺虎春雲布滿東南隅踈踈𥧲𥧲雨聲徐桑麻蔽野鷄犬静遥聞擊壤歌唐虞

萬竿烟雨圖為廣德葛清修賦

葛生家世居桐川開園種竹臨平田時時酒後發豪興

凉風疎月落詩篇今年見我容臺署手執紈素三尺許上有瀟湘竹萬竿一半糢糊帶烟雨初疑南國荆山寒卞和入楚猶未還至寶一時收不盡遺此滿地青琅玕又疑西土瑶臺夕秦女吹簫還似昔鳳凰不肯傍人飛參差亂展雲間翼畫竹何如種竹真與可去後誰傳神偶披圖畫識高賞颯颯寒氣生衣巾皇都六月日如灼金鈇欲流石欲鑠願言與子歸桐川同向竹林置雙脚

畫鯉歌為吳都事賦

氷鮮水柔三月節萬頃桃花泛紅雪東風不動晝冥冥雷雨交飛電蛇掣中有文鯉作龍姿金鱗六六含光輝十載沙泥困頭角此時直向龍門飛龍門西望如削壁浪珠濺沫苔花濕天池更在龍門顛萬仞一躍纔咫尺昔年湖海匹凡鱗而今化作真龍身上天下地倒洪澍萬物枯槁皆回春吳君此畫千金價畫筆雖真亦是假君家雙壁照清波乃是天池化龍者

桃源篇

桃源在今桃源縣西南陬其山周遭四圍中有平原廣土可居山之麓有水繞之疑即漁郎泊舟處也想當時林木深阻雖土人鮮有至者故避秦君子相與拔邑居之自後生齒漸繁土地漸闢遂與外境合而為一今傍山有桃源宮道流數輩棲息其中嘗告予山後有爛柯洲山前有秦人洞今洞閉不開皆非事實因賦此以告好事諸君子

秦人法網密如織楚人逃生苦未得一朝拔邑入南山
咫尺就與塵寰隔山中風俗何恬然竹籬茆舍臨平田
男婚女嫁相代謝歲月無紀誰知年昨日漁郎忽到此
杯酒慇懃問鄉里漢龍晉馬相繼興始知世代非秦紀
由來靜躁跡不同山人怕與俗人通送得漁郎出山口
歸來相與滅其蹤武陵太守好事者謂人可仙官可捨
分付漁郎重問津溪山宛在眉睫下初來夾岸皆桃花
再來赤壁横蒼霞千峰萬壑不可辨欲從何處尋人家

我聞海鷗識人意機心一動鷗不至山人心事閒於鷗孰謂高風可強致使君莫厭城市喧澆醨樸醇各有根機心不動爭心息武陵處處皆桃源

題黄九霄雜色畫菊

陶翁昔年懷隱德手種黄花只一色南山杯酒義熈年北牕枕簟羲皇宅九霄原是儒家子作畫多年胡昧此丹青入手勞心思不極妖艷心不止我聞菊品三十六此畫模寫猶未足世情每自逐時好隱德誰能識幽獨

願君筆端改常度剥落繁華反貞素萬里風霜揺落餘一枝秋色長如故

題徽州殷氏所藏息齋畫竹

平生無計醫凡俗每思開軒學種竹息齋此畫自何來坐覺寒陰滿書屋斷根入地吳蠶僵客葉排雲威鳳翔洒洒清風照長渭濛濛翠霧浮清湘人世韶音久不作有材如此轉零落龍笙鳳管歸何處變作秋聲撼屋壁紫陽山高白日寒幽人自倚跡簾看秖恐六丁下收拾

夜半失却青琅玕

高克明左遷鎮遠府判自號鐵溪主人及内移為

賦此

鐵溪山水清如許借問何人為作主信陽逐客何處來

一棹徘徊秋色裏枕流欲以洗吾耳漱石欲以礪吾齒

山深路遠人跡稀此副肝腸向誰理昨夜巖頭西風起

疋馬送君又千里他時何處問浮踪短句長篇鐵山底

予歸自貴藩與何貳守健之祁使君致和同游鐵

溪入溪既深見路左三山鼎立如畫祁君有作予

和韻

同騎瘦馬涉清流濃光潑綠鷺詩眸一山却立如寡侔二山前出成朋儔東溟紫雲籠蓬丘南海白日迷羅浮天造地設知幾秋奇勝似為吾人留詩逢勍敵勞冥搜居然智伯忌仇猶

飲何貳守宅有走索者祁使君作舞絙行依韻奉答

長絙橫空誰敢向瞥然見爾騰身上風霜不動鴻鴈飛
樹木無聲猨猱往笑隨簫鼓行來前且前且却坐復眠
脫胎未換人間骨獻技自己雲中仙東莞先生最能賦
前褒後戒多警語世情習巧方成癖鍼石砭人良可取
我因停杯呼羣兒人生須悟生殺機萬事只宜平實做
平實應無顛撲時

予往平昌相度郡基祁君用前韻簡予予仍依韻

奉答

西漢讀書稱劉向南海讀書君為上楚聲吳語曰咿嚶

水色山光常獨往東風吹過小樓前楊柳低低起復眠

烏帽籠頭看春去瀛洲彷彿疑登仙馬上長歌與短賦

篇篇不肯蹈陳語誰言孔聖刪後詩漢唐而下無足取

造化小兒真小兒翻來覆去無停機鸞鳳在棘龍在野

古來賢哲誰逢時

羊腸河弔古

羊腸河去清平一舍許正統末西南夷為亂詔

征南將軍張軏自南詔移兵討之夷設伏官軍大敗士馬兵仗填委于河至今每陰雨作過者猶隱隱聞礮聲

停車走上羊腸坂千山萬山高峩峩下有長江深不測江水㳽㳽生寒波憶昔王師靖南鄙眼底牛羊欲平嵳誰知蜫蟻亦善鬭龍象有力翻為躓至今風雨江上來礮聲隱隱猶鳴雷三軍精魄想未散欲為厲鬼擒其魁古人行師有紀律千里赴敵無敗没未聞出城一舍許

坐使全軍暴骸骨我來感此淚橫流長歌激烈歌不休頗恨當年謀國者不知常武修王猶

香爐山懷古和祁使君韻

山在清平興隆二衛界中景泰初諸夷為亂據此以拒王師時監軍都御史王來用羣議作襄陽礮以攻遂破之

曉出清平門悵望西南天一日二日行不盡千山萬山遥相連香爐一山在雲表巍然獨立無與先上有萬人

可居之平地及有四時可飲不竭之清泉欲進須魚貫欲上宜猱緣憶昔蠢苗拒王命白日山壑藏刀鋋嬉戲殺人欲盈野倏忽流血皆成川一朝勢敗不敢出呼羣挈黨據其巔王師攻之久不下居民廢業農廢田有美監軍儒中彥謂此醜虜惡未悛軍門智勇紛如林豈無奇計摧其堅有士設機木如持衡與權扃鐍一以發氣力萬鈞全半空雲霧掣雷電鉅石細石聲紛填樹木高低成虀粉房屋遠近皆傾偏羣苗首鼠走不暇乞哀綏

攻施矜憐先縛首惡詣帳下次驅脅從投軍前萬口懽聲百里震四山愶氣一時旋古人有茂伐往往勞題鐫馬援標銅柱竇憲勒燕然歲月無情似流水勲業失記如飄煙東莞先生偶有賦我因步韻次其篇非為誇多與闞靡欲記天子平蠻年

題孫氏畫梅

孫姬可是梅花精梅花寫出渾天成香䰟不逐水雲起老榦絕似氷霜清草堂夜深淨如洗月色朦朧照淒楚

嚌嘈烏語酒初醒嗚咽角聲天未曙閨門作畫世應稀何不改學周南詩關雎麟趾亦圖畫畫出周家王化基

李長者入祀典歌

仙溪詰曲如田腸東流赴海何茫茫憑誰截斷天地紀濯我萬頃桑麻場錢氏四娘長樂女黄金如斗提不起將軍巖下自經營陂潰直隨此陂死偉哉同縣林制科緡錢十萬腰下馱温泉隘口重累趾俛忽顧盼成滄波熙寧天子重農事下詔募人急營治當時闔郡多富家

坐視詔書無一至候官長者真仁賢輕財好施閩人傳

有僧蹤跡頗詭秘日日貰酒不還錢木蘭山前溪面濶

僧為插竹記顛末溪流緩處可立基緩處立基基不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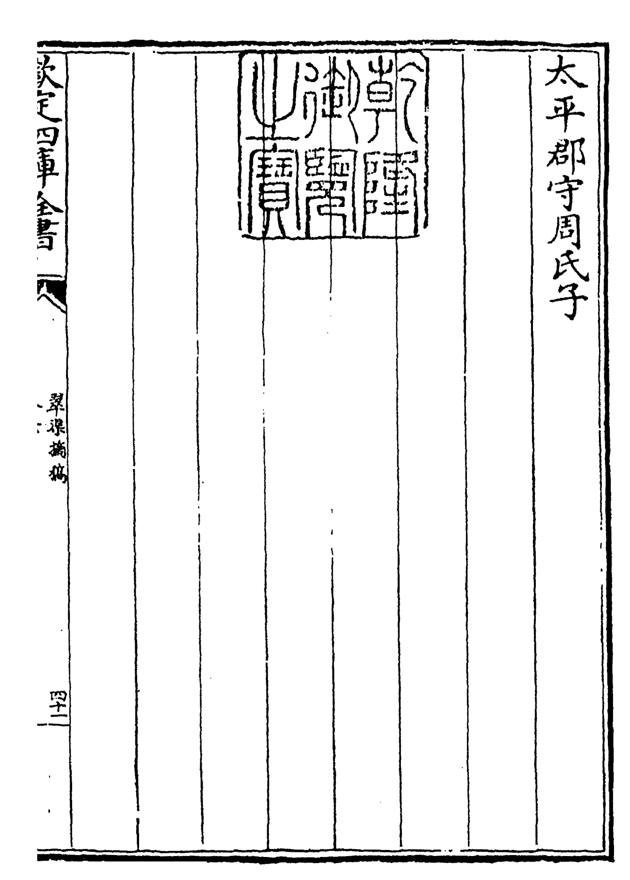
入海伐石海為空上山伐石山為童三十二門細分布

無雲無雨卧長虹昔日溪流皆赴海今日溪流得灌漑

鷄鳴犬吠萬家村隱隱桑麻相映帶我謂有蒲須有陂

有蒲無陂蒲亦癈惟蒲與陂相終始莆人思公何盡期

昨日恩詔下閭里春秋二祭入新議借問建言者伊誰



太平郡守周氏子

翠渠摘稿卷六